



皇 明 文 衡

一 九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九

墓誌銘

漫士高先生墓銘

林誌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三十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
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熟還櫬以葬于長樂縣
崇丘里之半占山使致韓府長史楊曜宗狀來北京俾某為
詞將以刻焉先生博學能文尤雄於詩雖談笑奮筆而精思
力摹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為極盛宋失之理趣元
滯於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
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
玄周玄繼之以聞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韻頗齊名至今
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贍馥沾溉者多黃終于校官周顯

行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竝以詩遇今

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卽除典籍卒先生為待詔
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藁曰嘯臺集曰木天
清氣集母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
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盡原於米南
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寘
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盡者爭致金帛
脩餚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簡善飲酒喜談謔與
其若一日與故人飲極懽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卒考
諱駒清才不羈蚤世謚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
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七方貴未幾而母沒娶陳氏先卒葬
游而蛻茲土

國子博士羅先生墓誌銘

周叙

國子博士雪菴羅先生致事家居之十有三年年八十二卒

卒後十有四年其從子脩齡以義民謝恩至京師乃持刑部郎中致事朱君邦紳之狀屬文誌諸幽且曰曩少師東里楊公歸榮故鄉時先生嗣子世文嘗造謁乞銘公諾之未暇也茲來公方在病前諾恐不敢深願以爲請叙惟先生文學足以淑後進德行足以表當世出處進退之節足以追配古人高年宿望邈焉寡儔宜得如少師者執筆顧敘敢當斯寄辭焉而脩齡之屬益堅憶永樂初元侍學家君大學時先生官學錄家君官學正同官同舍相處幾五年家君恒前輩事之叔亦獲承教焉六館中求如先生者不二三人也蓋知之深莫叙若矣於是忘其鄙陋序次之曰先生諱恢字師程姓羅氏世爲吉之永豐人以族望於鄉郡曰湖西宋末武岡敍授開禮勤王死難丞相文公制服爲文祭哭之事載史傳其

六世祖也曾祖廷植祖建德父伯禹但業儒世其家先生自幼穎敏五歲失恃既壯力學居父喪哀毀骨立襄事唯謹事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癸酉領撫之崇仁儒學司訓聘嚴師弟子禮勤於化導凡經造就者悉得爲聞人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廩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廩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正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與纂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師範端嚴道德益高前後相繼受業者千餘人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幸太學受襲衣之賜滿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乞致事時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致事者率未得請爲遣使上聞得旨俞允時論高之司業吳公嘗游先生明率六館寮屬諸生數千人祖送之觀者填道時人莫不爲先生榮既歸謝絕城府迹曰與宗戚故人優游山水觴詠之適而詩書之訓考索之勤未嘗少廢間與族弟某掇拾先世遺文暨族譜考訂脩輯梓刻以傳於家事澹然弗顧也先生德性忠厚儀矩端莊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時祀輒感愴泣下誠於接物於人無疎戚長幼言行表裏如一一日忽召子孫語之曰吾今日覺神不守舍吾其將逝乎時天初曙令啓戶視之有頃而終平生遺橐有居田錄寫心稿歸田錄藏于家其養氣之功

蓋如此其生以元至正庚寅二月一日沒今宣德辛亥十一月廿三日以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撫之樂安四十二都大塘坳祔先兆也母王氏繼母劉氏知溧水縣劉鈍菴之女俱有賢德配蘇氏內行克備先十年卒子一人世文孫男三人轅輶軌孫女一人曾孫男九人時晚眼矇昞昇天玄孫一人瓘銘曰

顯允羅氏代有聞人粵宋季世武岡益振興師勤王復其鄉縣烈烈忠精之死不變倚歟先生武岡裔孫再振厥華有德有言起教黽宮登薦館閣羣材彙興直筆輝焯亦有奏疏聖門示評言雖弗試大義孔明遷秩成均十年乃調赫赫文名翼翼師表仕豈論達道高者稀年至乞身超然其歸豈無歸者壽考能幾先生家居黃髮兒齒優游泉石八十二年令德

考終清風穆然嗟予小子敢當銘誌庶幾後來有考其世

故資政大夫靖江相府右相李公墓誌銘

陳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
仕于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學經史子集
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時落落不合遂家居
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
嶺海多事公起構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
依戴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
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刻剥殘忍公嘗戒麾下非
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家雖富饑急於
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

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牟城孫仲行王彥舉
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永
忠叅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
入奏

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府斷事階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
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
階嘉議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
中為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
上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

卽拜公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以承流宣化為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卹民隱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于上

天子念公老召還致政于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

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為靖相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勅獎諭甚至公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觀因奏乞歸省先隴

上可其請 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元僚與府中官屬宴餞漓江之滌人莫不以為榮後 王坐事去國公隨終焉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城雖極顯融情素冲

淡暮年尤工於詩有樵雲集若干卷生於元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於洪武庚申閏五月某日初權厝金陵聚寶山後某年某月某日歸葬鄉之清秀里布山之原祖廣孫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父熙春累贈中奉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祖妣孔氏贈淑人妣林氏贈夫人公凡三娶先梁氏次石氏俱贈夫人汪氏封夫人弟文昭學識優長隱德弗耀子四人曰恒曰震曰復曰頤皆知學好禮惟震有詩名孫男四人公瑾公瑜公瓛公玖女三人梁仕貞梁明理嚴公敏其壻也孫女二次第公之行實來速銘者卽震也於戲自元綱解紐海宇兵爭乘時奮者莫不剝下自封樹威肆毒少知推一毫為利人事公能仁其族屬以及於衆視彼之暴豈直相萬哉及一時與公全城來歸者鮮克有終惟公踐歷中外

官至卿相忠義著朝廷聲名滿天下勲垂竹帛德在人心
五福備膺子孫蕃衍非先世積善之深公存心之厚何以臻
於是耶銘曰

嶷嶷李公世爲粵人積善既久鬱而未伸族大而蕃實自公
始值元鼎沸保障鄉里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好賢誠出
肺腑

聖明御曆威龍四夷公散其徒全城來歸

帝嘉厥誠錫以祿秩尋陞秋官克殫忠赤後叅大政于浙
中威德交孚聲聞

上聰致仕于朝出于寵渥時有敷陳多所裨益逮居相國有
譖其言直雖不容此志則完之身云亾之德弗替慶流綿綿
式延後裔清秀之里布山之阡勒銘貞石垂美萬年

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謚
文簡黃公墓誌銘

陳敬宗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公既致政壽
八十有三以正統十四年六月三日終于正寢其仲子中書
舍人采奉翰林修撰周公旋所述事狀致書於予而以墓銘
相屬敬宗門生也安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淮字宗豫別號
介菴溫之永嘉人其先世諱袞者仕宋御史檢法歷世皆有
文學之官至諱通者公之祖也通生性字思恭公之父也元
季方國珍據于溫思恭懼玷偽官遂遁跡不出退號靜菴妣
王氏公自幼即有經世之志年十二鄉學師命賦荷花十四
充邑庠弟子員臬司官命賦挑燈杖詩語皆出奇驚人於凡
經史性理之學齊輩罕能及者遂中洪武丁丑進士二甲除

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卽命入翰林凡侍朝持命解公縉與公立于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以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機密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命居內閣專掌制勅又選胡公廣楊公士奇楊公榮金公幼孜胡公儼與之同事是年秋陞公編脩繼陞侍讀永樂改元之明年甲申二月會試天下士

上命解公與公為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徹棘入觀上以得才之多為之甚喜

上欲立東宮密預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王法

上意遂決三月冊立

皇太子命公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寵眷日隆丁亥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啓沃良多復

勅兼輔導

皇太孫戊子

上巡狩命公及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己丑春車駕啓行明年庚寅車駕親征

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勦捕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其不備旣而法良就擒一如公言公以疾在告

皇太子命內臣問安復遣院判蔣用文視醫手書畧曰卿其勉進藥食早獲康安以慰予懷是年秋

聖駕還京

皇太子遣公迎 駕下滁州謁見

上喜與語良久壬辰誥封公父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母妻皆封宜人癸巳 車駕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省愆集又卽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曰

自省錄甲辰

仁宗皇帝嗣位遷公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辭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洪熙改元

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階榮祿大夫復辭不允命三俸兼支力辭尚書俸許之 賜勅褒嘉

上手增誥文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蓋切於求助也曾祖祖贈皆如其官妣贈皆夫人父封如其官母封太夫人妻夫人是夏

上不豫時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遣使召還旣而 宮車晏駕羣情洶洶公及少傅二楊公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

皇太子還京卽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率師親征以公多病留佐鄭襄二王監國公夙夜在公至

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 命太醫院使徐叔拱胗視病少瘥

卽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镪萬貫陞辭加賜萬貫于時公之尊府靜菴先生壽八十有九年餘六旬恪供子職弥謹弗懈先生沒

上遣禮官賜祭命有司以一品禮葬旣襄事公拜

恩闕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公俟伯師傳尚書學士十一人陪焉仍召公之子采從行公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于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

上寵眷宴錫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崩

今太上皇嗣位公入朝進香

上嘉念舊臣寵賚優厚留月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公言於

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

上卽罷之虜酋阿魯台旣納款欲收女真吐番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于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公公曰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甚嘉之至於命讞疑獄而疑獄無冤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識見尤為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

上前同列有不直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人有目公為太認真者公亦不少變也及謝病歸田里杜門却物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文有介菴集歸田稿藏于家配夫人楊氏淑德懿行儀于閨闥側室李氏子男三長棐次采即中書舍人次槃女一在室孫男五珣瑜璫璨孫女五曾孫

男一訃聞賜謚文簡命禮官祭者九有司贈墓如制以年月日窆于邑之德政鄉大羅山之原從先兆也為之銘惟周三公視古百揆公不獨立三孤以貳爰副燮調益弘化理維寅維亮公寔職此

皇躬是保百辟攸式寵顧雖隆小心翼翼視草玉堂高文大冊六經黃麻有典有則獻替密勿日干

帝側定策安邦宣慶布德廟堂柱石薦紳耆龜維鹽維梅鼎鼐是資

列聖眷倚心膂股肱功在社稷福及蒼生掛冠廿年秉化奄忽生榮死哀無間存沒大羅之山巒平佳城勒銘閉幽百世其寧

故沐夫人方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某姓方氏世家台之黃巖叔祖國珍仕元金紫光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太尉衢國公父復初由忠翊校尉知黃巖州事歷陞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推恩贈其高祖宙曾祖震亨皆越國公高祖妣潘氏曾祖妣周氏皆越國夫人祖國馨蔡國公公祖妣陳氏與榮祿之室鮑氏並蔡國夫人鮑生夫人聰慧孝順甚為父母所鍾愛年十九為國朝黔寧昭靖王側室夫人生長名族又獲承接大家心益弘明事王與主壺耿夫人恪謹柔順終始不失上下禮節處一家尊卑間謙恭溫和靡不順適生子昂有文武才能為右軍都督府右都督翊贊其兄黔國公藩鎮雲南積有勞勳故朝廷賢其子之才特賜誥命封為夫人夫人愈益恭謹無纖毫自矜之色凡在閨闥莫不益重夫

人之賢亨年八十有二正統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以壽終子男一卽昂孫男五僖俊佐仲佑孫女三長適成國公朱勇次適右府右都督陳政曾孫二璘瓛曾孫女一夫人旣終昂在雲南昂之異母弟駙馬都尉夫人期服子也率僖等奉襄太事惟謹十以是年閏二月二十三日祔葬于江寧縣長春北鄉觀音山元王墓側銘曰

婉婉淑姿穆穆令儀胤慶顯宗敷闋攸歸爰副主壺左贊右翊敬嗣徽音克協懿德督府有子出靖南邦恩及本源封誥煌煌副笄六珈寶鉢珠璧服茲命服寵光赫奕旣壽且貴五福具臻勒銘闕幽於昭千春

道會林君剛伯墓誌銘

吳訥

嗚呼自周衰道廢民散之後異端雜說紛焉競起迨漢晉而

降則唯老佛之徒爲盛老氏本周柱下史未嘗毀形滅姓世之儒生因或寄迹其中如唐魏文貞公玄成鄴侯李公長源率能不遠而復建功當世後之君子所以稱爲振古人豪也歟其或抱負材器拘其法而弗能出若吾鄉林君剛伯者可不爲之深惜也哉剛伯林姓名復剛伯其字也上世居福之長樂高祖松洲宋末宦游常熟遂家焉曾祖諱近思祖諱脩德皆任元州學學職父諱大同號範軒

國朝任開封府儒學訓導生三男子而剛伯居長甫成童五經四子皆成誦弗忘年十七出教陸氏龔氏家塾篝燈自課夜分始就枕時範軒患耳聾母氏亦衰病適邑中始建僧道官清溪道士尚守謙領道會職謂其徒曰吾教際時休明然匪資於儒則何自而興哉遂延剛伯以儒書訓其徒孫張仁

靜等剛伯樂其閒靜可以棲身養親乃請父母欲託身其教父母許焉清溪聞而喜曰吾教得是人必興吾當身仕之遂錄爲弟子改名復真給祠部牒爲道士時剛伯年已二十有四矣求樂中舉至京脩勸善書求樂大典繼往龍虎山校正道書嗣四十三代張真人宇初暨其第四十四代宇清推其學爲教中第一號曰弘文輔教高士求樂九年選任道會復取赴北京脩道藏經以老疾辭歸宣德壬子秋得肺氣疾瀕卒呼其第長子宗授以所作詩文十卷屬付後事且命求舊文計嗣先生作行狀詣予乞銘旣卒宗遣介奉狀來謁嗚呼予少與剛伯生同里曩範軒致政家居予恒持所業求正退卽與剛伯講求古今述作之懿去年以書求較正乃翁範軒文集豈意今年遽聞其死平嗚呼剛伯所學多有過人者使

其弗汨于彼教其能亢厥宗以增輝此道也必矣惜乎失而為彼之得予寧不為之深惜也哉昔者昌黎韓子序贈衡山瘳道士稱其魁奇多藝因致捲捲憫惜之情廬陵歐陽少師亦嘗為故人明因太師記其始終言行于塔是則予於剛伯之墓寧忍弗銘也耶剛伯生元至正乙巳沒于宣德七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窆虞山陰銘曰此其失乎而彼其得乎而吁嗟其可惜乎而

明故曉菴法師塔銘

錢溥

師諱善啓字東白號曉菴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氏師南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迹龍山

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治公南洲皆器重之而與記於治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召纂脩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王陳榆計嗣初益深造詣而與壁菴完公輩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牡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宗吉雄於詞賦嘗用一韻徃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慶暉等與其姪旻昇奉柩歸葬于舊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

十年而溥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
利澤不加于民空言無補于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
還獲訪墓于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
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
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
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于公得預
鄉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徃還日
就欵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
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草禮亦不廢
或閉戶發籃出古人真蹟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
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吳中稱高楊張徐
爲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兼韋應

物皆人所不到宜其爲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
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
爲奇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
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
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儒名綱必以誠未嘗
見解體惰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此韓子謂墨名而
儒行王文正謂此失之而彼得焉宜爲法門之僅有吾人之
願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旣久不亦知之至而情之厚哉
倘以餘齒無負于斯世則亦無負于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
徒慶暉等刻石于墓而且系以銘曰

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由韓子儒行以
彰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白有學有德旁邃詩文兼此

二釋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
闔之北寂焉淵焉于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謁有言莫酬
庶未此碣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

墓誌銘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
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
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 駕出征
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
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脩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指之
曰何爲出此言也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
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
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裝

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其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好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勉期予讀之竟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弃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素定於死其於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

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乎此如墉之志也言猶在耳予敢辭乎如墉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崗高祖中正元瀘州同知曾祖伯剛元鄉貢士祖彥偲父惟最皆績學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究兩經鄉大家父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

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歌以詩亹亹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人長卽鑑次其俱繼室出某遺腹生也諸孫以其年月日立木主墓公于某山之原於平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

則致死焉君能致其死無愧爲人臣矣銘曰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寓而安奚必首丘亦有歸時茲爲幽宅人感其義過焉必式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驥字尚德姓王氏其先本太原人自秦漢以來爲將相者踵接蟬聯族遠而分世次莫可考後有宦游雲中者因家宣寧卽公所自出也曾祖守道克世儒業祖思宗仕元保定高陽尹父成以宦家子留居于束鹿呂村里入

國朝遂占籍焉成以讀書力農爲務里鉅族程子晉見而賢之妻以愛女是爲公之母夫人也公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三

游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永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嘗奉命出鎮山西奏蠲徐溝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姦盜風紀振肅入爲順天府尹弛張得宜畿內稱治宣德丁未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丁巳虜酋阿台朵兒只伯數寇邊甘涼數州驚擾尤甚

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歎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翊日集衆轍門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卽斬以徇曰自今畏縮者視此一軍震慄失色因簡閱戍兵以甘州戍兵冗濫乃定爲去留使相更代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虜

則致死焉君能致其死無愧爲人臣矣銘曰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寓而安奚必首丘亦有歸時茲爲幽宅人感其義過焉必式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驥字尚德姓王氏其先本太原人自秦漢以來爲將相者踵接蟬聯族遠而分世次莫可考後有宦游雲中者因家宣寧卽公所自出也曾祖守道克世儒業祖思宗仕元保定高陽尹父成以宦家子留居于東鹿呂村里入

國朝遂占籍焉成以讀書力農爲務里鉅族程子晉見而賢之妻以愛女是爲公之母夫人也公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三

游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求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嘗奉 命出鎮山西奏蠲徐溝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姦盜風紀振肅入爲順天府尹弛張得宜畿內稱治宣德丁未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丁巳虜酋阿台朵兒只伯數寇邊甘涼數州驚擾尤甚

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歎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翊日集衆轍門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卽斬以徇曰自今畏縮者視此一軍震慄失色因簡閱戍兵以甘州戍兵冗濫乃定爲去留使相更代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虜

嘗入莊浪公遣兵授以方略使擊敗之虜乃引去及公還虜復窺邊公馳赴甘肅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而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追敗虜衆於石城兒泉公計虜勢猖獗不一大揃刈無以示威既謀知虜巢穴所在復以貴爲先鋒擣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分道而出刻期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男女二千餘口虜酋走死西陲以寧捷聞

上遣中貴勞以金幣命兼大理寺卿支二俸明年還京辛酉雲南麓川宣尉憲任發叛亂擾邊命公總督諸軍征之陞辭賜金塊鑿細鎰弓矢蟒龍緋袍以寵其行公至雲南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

岩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公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陰爲拒公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岩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死者十萬餘賊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韋郎羅僭稱廣新王命公還師勦之至是公還雲南計曰此不足血吾刃當以謀破之乃遣偏師抵其境聲言王尚書大軍至矣賊黨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之安南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二土官交惡十餘年公諭以禍福兩離乃釋凱還

上遣官迎勞數百里外廷見宴賜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號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賜誥券追封三代如其爵未幾聞麓賊思任發羈于緬甸復

以督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詐黨惡而不遣公縱兵攻緬
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秋西
巡寧夏甘涼申飭邊備訓練士卒其於守戰攻擊俱有方法
虜聞風畏避不敢近塞戊辰春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跳梁
公復督兵往征兵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公作浮梁渡兵
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三柵拔賊
降焉西南自是悉平有苗蚩富者偽稱剗平王別將屢征
失利命公掛平蠻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櫨送蚩富京師餘黨
悉降公還詔增祿百石令世其爵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
地委公守備公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憾以流言乃解
機務就閑天順元年春

上復臨朝召公便殿慰諭以勳舊命兼兵部尚書不數月軍

政脩明 賜金織蟒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解部事從之特
免常朝 賜詰加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勳爵世襲如舊而 獲遇益加隆焉天順四年五月十
一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

上嗟悼輶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謚忠毅公初娶張氏子二
人曰王曰瑢俱早卒繼娶劉氏子二人長曰瑞應襲次曰珩
勳衛義子曰祥以征南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孫男三人女
四人諸子扶匱歸東鹿以是年八月初八日塋于邑之平原
祖茔禮也公天資沉毅識量宏偉有文武長才遇事剛果創
繁治劇不以爲難行師征討用法嚴明而料敵制勝雖老於
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輒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
謙虛而忠愛之心始終如一誠一代之偉人也然所稟尤異

年雖高邁精力渝於少壯疾目亟神尤不亂遺言托冢宰王公狀行而以墓銘屬時時謫材揮筆曷足以公不朽公既有命庸可固辭銘曰

天佑

皇明輔以忠良脩文立武咸展厥長於惟王公挺生冀土河嶽孕靈才兼文武早游藝苑被服書詩乃登黃甲給事瑣闈流譽蜚英踐駁中外爰陞司馬式儀有位雍容殿陛正笏垂紳手提樞軸潛幹化鈞視師三邊程勇戒怯兵將力齊虜聞震疊其有狼噬輒彌以兵威強俘弱西北用寧蠻爾遠夷敢爲民毒

帝命師征惟公總督建牙秉鉞令一而嚴兵威遠震如火斯炎挫銳摧堅勢同拉朽止弗窮追懷以仁厚彼昏不知伺間

竊發公而再往根株悉拔和風甘雨妖祲廓清西南萬里同我太平惟

帝念功官賞是懋列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邈乎無倫名昭宇宙允爲元臣天不憖遺而遽不起山頽梁傾朝野哀止爰稽德烈著于幽堂於千百世赫其有光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葉盛

英宗皇帝旣復辟宥密之臣累出親擢其第六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答竭盡忠蓋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以占法進云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姦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况序術疎

淺宜不足信

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於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爲保全計二猾雖陽喏好辭中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

上猶惜君甚止出爲欽州同知旣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之鎮夷二猾尋踵敗

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 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召用君以勸忠 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其勿調命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閣部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

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迺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爲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畿內漷縣人曾祖德甫祖思明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大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宣落卷中侍講杜寧獨驚其文言於高文義公以為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 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脩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脩天順初元改脩撰是年六月被命入內閣參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言論麗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以未信

爲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
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卽言之無宿藏而人不
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屢也配宋氏
孺人側室周氏王氏子男二增堂皆天女六長許嫁而卒已
嫁者婿朱昱生員李經翰林編脩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精
博旁熟莊騷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
意多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藁若干卷
書法晉唐可名家於平才美如君卽特置華要

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
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

先皇帝

今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

千戶祥哀君無子率其猶子培均坪壠長號櫬予乞銘予
爲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

古有李白其入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之長弗繫乎

此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
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珝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
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
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壘朝紳咸曰公一代
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于其生加以穹秩于其休

襄以爾書于其沒優以卹典且有衆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聆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爲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冊可考高祖諱社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爲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杜壽

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江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已已

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

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曾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鏗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鏗援虜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中辛未九月

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火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泰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叅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十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今故如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

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
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爲
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冒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賜勅以
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文造戰車
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夷僉董山
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
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
其謀 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
初不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亭來
聚衆欲入寇公自率師巡邊營于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
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鼎

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籍
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併劾公輕
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大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
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

今上皇帝卽位起復公于兵部文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
貴州山都掌蠻蠻據大壠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
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
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壠將士依公方略用神銃勁
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
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
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
賊者還師撲之未及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

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礮凡兩月溼雨不時瘴癘荐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

辛卯春

上以兩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

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文章薦公爲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可書者尚

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

上重違公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于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

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爲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壇折壇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綱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爲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之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爲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爲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

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懼閭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文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邪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藏于家銘曰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登祿位馴致兵刑聿司留後是寄果哉襄毅衆方焚焚我獨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

聖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一

墓表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宋濂

濂嘗奉詔總修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寵雜淆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濂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爲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博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婺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群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逐次第而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爲祝侯子孫爲

齊所并故以祝爲姓歷代多有顯人且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諱寔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爲虔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葬宣慈杉坑之原寔生中奉大夫鎮鎮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况况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叅軍奕奕生公冕公冕生分分生武學教諭天祐天祐生潭州司戶叅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淳糜以進衣久不脫疊疊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謁於群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之揮涕及母歿殯踊無筭屢至須絕其於復襲楔綴歛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

而不墜流俗之陋煩人不戒火起竈突間煙燄漲天公榮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城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旣葬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旣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博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直亡公榮奔視遂頓仆于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爲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已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爲政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

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欹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况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大姦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傳，未嘗有毫毛襲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佑糴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榮出所儲鹽惠宗族親姻，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閭大臣多鈞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淛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行事署，爲

慶州路儒學教授示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至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日葬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幽。皆好學尚義。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常渭王達其壻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柢，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爲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韋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之權衡於是，亦可覩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馬踰千乘也。歿之自曾不得

與斯人之徒隸茲此無他以風教所關為甚重也濂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為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彝牖民孔易雖在布衣彤筆簽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闇闇祝君受親靡舍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燭人勿戒火起曲突有煙勃如上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邈若不聞若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霍燭隨滅家政之修法古名門毫髮敢私唯義之敦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雖雖固有垂戾辟書交飛君笑而嘆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為優劣埃風渺渺德化擾鋤况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葱蒨勒文墓門用為世勸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過益衍而彰傳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微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燭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疑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啧啧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

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塲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变江浙行中書機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紓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遵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

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貞王之出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浃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避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姍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才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其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閑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竝緣爲姦歲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

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爲病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

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籲天迨夜聞
空中嘑嘑燭之乃飛惶散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
事財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
曰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
斛卒持槧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寃先生
令民自槧斛卒歛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
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
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鎰鉏怨懟舊比每
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

朝鑄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
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
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

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竟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
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
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
野無餓革羊牛鷄犬散被郊垌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
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
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污濕居者弗
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
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
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濶
構石為牌而時畜淺之魯橋棗林二牌歷歲久壞石填河中
舟道難之役牌于組壞石治灰而甓之故以葦圍庫糧火屢
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

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
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
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
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取五千
夫決河否則以軍法論日值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
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
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
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
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譁先生片言折
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
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縣楹間示不
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
曰政成當顯用鄉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
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
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
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
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蓋公宇垣竇實無私用
者先生不與辨遂訖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
先生次子孝某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某復草疏將伏闕下
訴而先生沒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
子孝某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
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

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某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滿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流血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膽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欵迎母就餐而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旦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

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重進二木瓜笞重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燶鴈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之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爲之事夜則白之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剽掠爲談辨誇多闖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卒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

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嚴若上帝鑒臨涵養既
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
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歟然弗誣也孝某從濂
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
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
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沄沄滅
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與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
充塞乾坤實享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羽降于丘園爰自布
韋專城以居衆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
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

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寧民或勞只如飭之賴乃

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厄其亢
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群其來如
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
芊眠隣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知之效小
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龢薰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
何澤弗臻太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奚
嗟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期道之衰顧瞻
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
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
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

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萌溪之寇殷氏杜氏咬群亮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幸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并罹其毒束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虜擣邑郭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令嘉其能微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

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迺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頃謂允中曰賊衆我寡唯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羸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

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平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

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爲余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携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祐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盡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以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

死固其所也君旣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命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董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卽裕次彥次祐次禔余旣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摭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溫侯墓表

王禕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魯花赤諱迭理彌實字子初合魯溫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王師征閩閩八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合魯溫侯實監漳郡於是守將旣以所部軍先過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自己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報新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

曰吾將圖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
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唯有
死耳遂研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卽引佩刀割
喉中絕咽以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時郡民聚哭庭下
聲震地共歎堯城東門年蓋四十有六矣俠蚤歲備宿衛用
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去膝下不願仕母歿服除東宮素
知其才力勉之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宗教至正辛丑陞
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
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燕只普化同赴任會
盜據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縣民爲兵急圍城盜勢旣
蹙乃闕城東圍使出奔因勒兵殲之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
年除漳州路達魯花赤階亞中大夫時陳有定據全閩民苦
思度用爲人臣之勸云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清狃狎
胥化成風而宋之道俗銷滅盡矣爲士者辨髮短衣效其語
言容飭以自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
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
衣高冠談說右道客造門肅威儀俯拱而趨以迓至門左
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
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
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
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
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示器別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
氏時有任其國爲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
爲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誼德誼生謨又徙金

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
善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
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王簿允中允中生性
性生恣益恣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
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
合有司卽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摉訂較辯疑昧多所附
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
成人望其致于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
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
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
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
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

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乃棄諸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于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爲老成人。會孫五人，亦已長云。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二

墓表

自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諱湧，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躬勸志，痛自繩斷籠鷄臥櫛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壹以誠篤恭順。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畝爲圖。命太學生治其役。太學生有以貽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連于牒，當就逮。京師處

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先死
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
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持
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
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轡父諱鉅
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櫟柏女一人孫男五
人煒烝耿祐炳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
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
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
最厚相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
乃爲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命示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

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事變噴
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
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耻含垢以
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鼠足謂
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
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
不在其子孫哉

黃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黃灣馬公之旣歿也其孤葬于其鄉善提山長生嶺之原後
十有二年值

大朝更化從郡縣巨姓居于中州馬氏亦徙居穎上又十有
二年其孤自穎奉其母以還歿於濠上之舟中含哀茹苦舉

遺骸而南與公合葬既襄事匍匐見余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于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爲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肖孤又辱有一日之雅寧斬而不爲之執筆乎余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孤嘗闢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於余授經余以乩故爲三年留故知公爲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尤章章者爲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亦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灣譜牒散失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爲萬十一宣教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爲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不易以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藉群鹵丁以事牘教屬歲大侵群鹵丁散去其母及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

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示頗尚氣里有出已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剗羊醞酒曰以祛苗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誦也絕而不爲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迴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收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饑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續其子請遺訓又以爲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絰亟築館爲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詒

教可以見其爲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葬以其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爲婦爲母皆盡其道其歿也年八十有四而祔葬之日則

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卒女二長適沈其次適董其孫男二人曰絅曰秩皆明經舉進士飼蚕亡秩今爲潁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爲甚至於家孰黨庠之制既廢富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爲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與時逢能使其家轉約爲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

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認認然以教爲事如馬公者蓋亦鮮見余以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于墓

朱處士墓表

朱廉

士有不階一命而功被乎鄉里力可以報怨而反施德于仇人若朱處士文高者可謂長者矣文高一名憲世居金華之永康其地曰金成宋之初亡元兵之入括蒼者道出金華而鄉民利兵嚴警以自捍衝間并賴以安全大姓陳氏以武斷鄉曲莫敢與校平高獨與杭立不相下由是有隙平高旣破陳氏挾舊怨以危禍中處士幾至不測有德處士者知其冤狀以告縉雲陶翁羽力救之事以故得釋元旣混一海內陳

有司檄處士捕之處士不念舊事止械陳于官而爲之言俾用自首例盡釋其從坐者所活百餘人時民方新附軍帥史弼署處士防禦鎮撫令搜捕反者利賞與者多縛獻平民處士憫其無辜悉縱遣之全活甚衆人益稱爲長者嗚呼世有遭睚眦之辱輒深蓄不忘及其可報報之不遺餘力此其人視處士何如哉處士之先出於漢槐里今雲槐里七世孫況嘗爲東陽太守後移守臨海其孫墮復守東陽始自平陵來居東陽東陽今爲金華金華之朱氏皆其後也始居金成者曰昌昌孫元吉是爲處士之曾祖祖智父彥實皆不仕處士自幼孝謹宗婦鄉里咸稱其有敦睦之行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娶劉氏子男二人如遂如登孫男三人捨己和錢法曾孫男五人源祐寃寔宗寔好讀書有名一林某年其

月某日葬于義和鄉松坡之原浦江義門鄭彬朱氏婿也以何之權所作處士行狀爲之求文以表其墓嗟夫人有一行之善不及登載簡冊其事漫久遂致湮滅無傳者多矣是故君子恐一善之不聞苟有聞焉亟爲稱述以顯著其事不沒人之善也余故序次處士之行而表之以辭曰

身居其位民社所繫遭時之艱所宜捍衛有若處士沉跡畎疆乃能奮身以保其鄉被充加陷幾至不測在死而生豈伊人力及彼敗亡孰不擠之乃憫其黨活之險危功施鄉里德以償然兼茲二美古亦罕見自古爲善福祿之根天之所報不必其身松石之原来辭在石後有顯者無昧先德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蘇伯衡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穎繼變不五六年淮

東西江左右湖南北固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士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勵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救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淫荒視宴安之日猶有甚者畧不以攘除事置思慮蓋懷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于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于衷憂形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已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圖彌蕪變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救渙吏之運柰何奸臣甫竄而遽用顧讞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廟下擁眾觀望者相隨屬寓縣割裂生民涂炭

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曆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勿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爲賢而以忠讞爲狂者也亦未有柄用非人以言爲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星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星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阨會何其絕相侶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躰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况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掣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闡同諒也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

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溫之永嘉人家葬之蘭溪自司馬始高祖彥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郎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安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

卷之三
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恭禧祖自中即司馬元贈銀青
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庫順考諱萍元銀
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兼延慶院使領吐番宣慰使
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茲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
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溫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
母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
書於平章康里公碑蓋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君天雨馬
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
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
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沒黷之爲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
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効充魯帖木兒寔丁酉冬
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

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
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穆歌問公安在對
曰病臥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
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
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
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
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示走而已今國
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
能存宋於垂亡况吾之才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王師克溫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
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
且三年矣聞有薦之于

朝者遂却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
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
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
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迺黃巖鮑丑一許嫁蘭溪楊
珠孫男二震彰今翰林吳君況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
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爲先公所樹立
豈不偉哉乃若旣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於人而不自以
爲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爲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
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爲公榮
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
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穢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爲可
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爲可貴庶有國者以爲而事君者以勸

云系以辭曰

火之初爇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煙焰漲
天雖竭江河烏能抹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
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榮以禩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
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
庶其在是

處士盧公墓表

方希古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皆賢哉世教旣明勸懲之道旣備
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
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
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
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

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
胡夷天下皆辨髮椎髻習其語言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
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
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
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酬答恐傷其意由是
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堂寢非疾
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
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
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
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
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
流俗而亦求不絕異于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

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
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太考天麟考至公皆以
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
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貲以縣學
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

天子奇其文擢宣第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入榮處士善
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
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
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土之
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
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汙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近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余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國子博士王仲縉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祖人初遷祖彥超爲周鳳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爲義烏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得官恩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聯仕詳著王氏家乘考禕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

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

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爲抱栽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死時仲縉甫十三年聰敏過人落筆爲文沛然不可槩鞠于伯氏縗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縗亦沒仲縉獨綜理生產作業孳乳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祝世務瑣瑣無足動其中眼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僉具其旨歸曲而暢之觸而引之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務採擷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眼不違蜀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骼未返丘隴白其情事既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居無何有以仲

續名行薦者徵諸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仲
縉不幸卒焉寔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十有一明
年三月壬申子孫奉柩歸葬家阜陽之原娶丁氏曹氏生四
子長穆次即徐次於次推仲縉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爲文章
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寓割裂光嶽氣
分不完學者所習肄委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姿力
矯時弊追古道而及之倡爲雄偉闊大之辭際
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若披雲
霧而覩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及持節使絕域慷慨徇義視
死如歸遂使倔強鬱鬱凜然知中國威風氣燄之可畏迨
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大詔數千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
僉謂天之佑相盛德不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縉年富力強

學篤而行脩其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
以黼藻

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焉葬之
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胤仲縉之不遂其志而表
其墓曰

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邪
抑亦抱魁梧之才者能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爲人
所忌嫉鬼神亦將忌嫉之邪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
耶若仲縉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
公奕靈在天地間與日月爭光而乃斬嗇其報竟何爲哉竟
何爲哉然稌也續學能文王氏之澤庶幾在是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三

墓表

陳靜誠先生墓表

楊士奇

士有效用於國深被簡知而不爲爵祿所縻從容自得不枉其道必其智識明正審內外之辨察事幾之微確乎中而不奪此不謂之豪傑可乎我

國家龍興之初有若金陵陳中行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諱遇中行其字天資純粹自少篤學博究經史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教授遠近從者紛集講下元綱不振兵亂四作遂棄官歸隱間居一室安澹守約名其室曰靜誠鄉里遂以靜誠號之先生憫世亂益甚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創殘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

上曰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

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幾務

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

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督命爲學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賜白金又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廄馬送歸先

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被譴者率爲解釋

上亮其誠未嘗爲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志前後所得賜問

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勲戚蓋春秋七十有二而卒卒於

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賙

命旌鍾山長林之原右春坊大學士董倫爲誌其葬陳之先

家于曹宋龍圖閣待制義甫從高宗南渡累官金紫光祿大夫

都統制執中先生曾祖也祖父德元舉進士授溧陽州判考

辛之淮南鹽課提舉妣湯氏娶金華王氏繼維楊周氏皆世

族子男四長欽王出次敬次誠季恭及三女皆周出欽誠俱

登卒女皆有歸孫男六綱紀純綬紹綜女四恭舉鄉貢進士

累官今爲通政司左通政有才名于時

朝廷以恭貴累贈先生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周氏贈恭人於是恭奉事狀拜求表墓余聞先生志尚清遠興韻蕭散味道之餘游心繪事嘗寫

高皇帝御容妙絕當時然未嘗自名世亦無能得之者先生有弟中復洪武中嘗隨入侍永樂初授翰林待詔余數得晤詔其爲人端重清雅不苟言笑間出論議娓娓近道亦妙繪事爲

文皇帝所重時中復子孟頫以善書從余翰林簡靜脩潔絕口不遺繪事余間與中復語及之曰此兒頗有志操不屑意鄙事走也少年在先兄側戲弄筆墨堯兄叱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今雖老每思前言未嘗不內愧然無及矣

嗟夫先生履素操潔識明義正革運之際躬荷知遇卒完所守以沒雖一藝所耽昔人不免春苑池之屈先生浩然之存不爲時屈非一世之豪哉逮其後來如中復父子猶嗣承無忝又可以觀先生之刑於家也惜其遭際對越之間必有裨國及民之實既不自言其當時耆舊知先生者又物故已盡遂泯無傳故特書其大槩俾恭刻石墓道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人考諱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任爲諧議叅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卽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

自幼嗜學博涉經史其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
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
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
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
曰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

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爲
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勅填委旣視草學士以

下率分書之

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
大之行草勝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
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

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
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
古渾然漢意而曰侍清密無間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
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
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
一藝耳爲文章尚興致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
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
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
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焚黃賜鈔給驛傳
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
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

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爲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間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染琴書處集別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藁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藁藏于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墓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片先十五年卒藁中書舍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

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是繫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爲之表

興化知府李公墓表

李氏之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于越後之台之寧海家焉見黃文献公集中霽峰先生墓誌霽峰先生當宋末元興之際以高文邃學重於時文献蓋其考試浙省時門生云霽峰於興化爲高祖曾祖諱栗祖諱炳考諱塾明書詩春秋洪武初分教華亭縣學因家焉後爲廩州同知卒於官歸葬華亭娶華亭沈氏興化其子也諱銅字至剛號敬齋以字行少穎敏不群嘗從學楊廉夫爲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

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爲虞部郎中尋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會河決汴隄居民危懼公建議假王府積木作棧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布政司左叅議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來朝大臣有言其才且洪武舊人遂以爲通政司右通政方修洪武實錄公與焉旦莫在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叢脞公長於割繁條理井然益見寵遇實錄成有白金文幣金織衣之賜永樂二年春冊立

皇太子命公以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東宮開經筵公與右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四方文儒皆集仍以公董之無幾爲侍郎宋禮所間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

然遇劇務必以屬公解縉素厚公旣遭讒出又以公言其怨望後召下獄而并下公

仁廟嗣位念公舊官臣復以爲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

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公仰祇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再歲歿于官宣德丁未七月四日也享年七十娶孫克配君子子男二長瀛次源永樂甲辰進士疏通明敏自驗封主事陞員外郎方嚮用於時嘗得推恩追賜父誥命及贈母恭人女四長嫁盛衍次嫁太常少卿鄭雍言次嫁王瑄次嫁考功主事宋琰雍言琰皆進士發身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鳴呼公歷事

四聖凡四十年入典邦禮輔

儲君出佐藩翰守名郡顯榮光大矣雖間歷夷嶮然回眎同儕輩覆敗消亡何可勝計雖或存什一於千百而求如公之巋然享高壽都重爵從容考終何其少哉况又有後嗣之卓然奮起而繼承之謂非所有之良所施之厚有以致之乎余與公同朝久源旣請少保楊公銘公之墓又請余表於是乎言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臥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

以守升旣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譖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弱亟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關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卽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志等皆守節死交趾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帥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

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靜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西豐城爲人謹重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於

仁廟屢垂嘉獎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唐人重厚清介所履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三十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且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志靜之子取其父衣冠葬之請余爲表余數聞其死時事爲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

於此其曾祖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百史君之同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陳雅言先生墓表

鄒緝

永豐陳雅言先生通經博古之儒也其德行道義足以爲師乎後進其著書立言足以垂示乎久遠啓迪乎將來蓋所謂篤學力行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八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卒後三十年其孫中書舍人彞訓林侍講鄒緝復爲之表曰先生自幼讀書聰敏善記爲其祖山長君所愛長受詩於翠微傳志行受書於東江徐復與其

兄至言善言兄弟五人並習舉子業然累試有司不得意卽舍去曰此蓋有命也遂大肆力於古學閨戶不出窮研六經史傳百家之書久之脫然有所得其文辭由是大進若雲蒸霧滃不可禦還鄉先達皆器重之值元季盜起先生避亂潛遁山谷中作閔已寒松二賦潛夫擬以見志

大明肇興削平諸寇盜永豐縣治新復首起先生典教縣學先生乃請建學舍收召子弟俾就學且經理租賦以爲其養由是人才復興郡守鐵公某莫公已知相繼至皆以學行薦先生時年五十餘慨然欲就徵以母病不果行先生事母孝侍湯藥不違寒暑母年九十四而終哀毀幾喪明服闋乃愈嘗草便宜十五事欲詣京師上之又以疾作而止自是遂不起矣先生長身玉立鬚髯過腹而襟度洒然不爲崖岸慨慷

尚義急人之困如恐不及嘗有貧學田租三年不償者官徵之急將售其女以償涕泣不忍舍先生聞爲代輸而還其女有從內弟之子貧不能自資先生收而教之卒以有成立既又葬里之不能葬者凡九喪平居以禮讓教人多見化服其爲學篤實純正有以得夫聖賢之要領故其著述多所發明教門人登第者甚衆後進士名取則焉所著有四書一覽大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經卓躍言行于世嘗擬崔駰遺旨二千餘言及天對六篇記序碑銘讚誄賦頌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考元興元路學正諱立本祖陽豐書院山長諱可權曾祖宋信州司戶叅軍諱應沐自叅軍以上二世皆舉進士有官闈先生之配曰鄧氏慈孝恭儉甚有婦德先生卒之明年正月十日亦以疾終遂以其月十九日與先生合葬于縣之

龍雲鄉長源坑之原子二人子威子儀女四人長適曾濟次
適曾仲禮鄆縣學訓導次適曾用誠今為

蜀王府教授即狀先生之行者次適張宗璉孫男五人彝訓
今為中書舍人次資訓太訓其訓是訓曾孫男幾人惟先生
之學克碩宏富深於道德性命之要微言奧旨探索精至為
文章豐衍有法其為人明粹剛直言必有則而卓然有用世
之志惜其不得以太見於時而其善之所及僅止于一鄉然
其有以施於人傳諸天下後世而不遂泯沒則其所得固已
多矣乃列世次行實刻之墓隧以昭示于將來之君子

長史金君用誠墓表

楊榮

衛府左長史三衢金君以正統己未夏五月二十日卒于官
子紈懼其才行聲實之懿父或湮泯無以昭示後人謁予文

表諸墓辭不獲為之敘曰君諱寔字用誠浙之三衢開化人
曾祖振之祖伯圖父德厚三世俱不仕母蘇氏君自幼穎悟
書過目成誦始從叔祖戶科給事中玉衡學卽知屏去浮靡
專意經傳暨游邑庠甚為典教者稱賞且以遠大期之歲壬
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詣 闕獻書以君德民政為之綱躬行
仁義虛己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為君德之目
厚風化尚廉耻省刑罰薄賦稅愛民力為民政之目
太宗嘉納其言復親策之對稱

上旨命入翰林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賜以金幣末樂紀元擢翰林典籍修永
樂大典未幾特選為 東宮講官時

仁宗皇帝在諸位恩眷累加丁亥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

左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詳明致有良佐之褒辛卯丁母憂

哀毀成疾甫十年始起任職

仁宗登極沙簡宮僚之賢者輔導 諸王乃授衛府左長史

階奉議大夫誥贈其考如厥官妣爲宜人是歲復 召入西

掖慕述先王格言以備顧問宣德丙午歸謁先塋 恩賜優

厚拜奠既畢曰召鄉黨宗戚相與燕樂以榮

上賜旣還益以輔導爲已任

上深敬禮之

今上皇帝嗣大寶郊祀謁陵悉以命 王左右之力居多戊

午冬

王薨哀感成疾己未春爲禮部會試同考官事竣上

疏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孝少遊學宮

疏

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孝少遊學宮

以不得奉旦夕歡朔望歸謁必奉觴上壽以悅親心父沒奉

母宜人娛養備至友愛季弟老而弗衰處鄉黨以誠信善則

揚之過則從容規之子弟好學者激勵而誘進之至於周貧

恤難不吝所有故人林文節卒于京親爲殯斂歸其遺骸太

學生江表死無所托君旣爲治喪事閑其篋得白金數十兩

封識以歸其家其以義從事類如此居家敦行節儉而甚孝

友賓客過從輒命酒爲歡談論竟日亹亹忘倦閱經史日有

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

陰陽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臚而究其非嘗曰人不

能無非覺而改之斯善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以君子稱之因以覺非名齋賦詩以自警有靜

存動察兢兢自持之語爲文章春容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

平沖淡無雕琢之病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汪氏封宜人
子男三人長曰纓次即統己酉鄉貢士季曰紘女二人曰綺
適方潛曰纓奴庶出也孫男十二人徙義養蒙俊童近思克
已弘訓象賢鵬搏熙載允濟汝霖某孫女二人其墓以某年
某月某日其墓在其鄉某山之原嗚呼君之學行自足以昭
當時傳後世豈待表而見哉然孝子之心目有所不能已者
也故爲之述其槩碑勒石于墓上

故國子司業吳君墓表

君子寓形天地間德足以師表于士類學有以兼通乎古今
脩諸已者有餘而見於用者或有未盡故其旣沒而哀傷追
慕猶不能已於人者若予亡友國子司業吳君是也君諱溥
字德潤別號古崖先世家臨川之種湖曾大父景南號南樞

博學工文章廬吳文正公嘗序其南牕吟藁大父某號楚江
隱德弗耀父思清贊崇仁章氏後遂爲崇仁人君生元至正
癸卯四月四日少遊於鄉先生前渭南令鄧伯恭門伯恭見
而奇之謂思清曰是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弱冠
舉孝廉不就洪武丙寅邑大夫知其才賢乃舉邑庠弟子員
從前進士李原成治春秋文藻甚爲原成稱賞家雖貧窶而
志學不厭祁寒盛暑亦不少廢同輩有忌之而肆譏侮者恒
不與校而所益堅歲庚午領江西鄉薦以疾弗果會試尋
丁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假館學舍教授以自給衆
亦易視之獨求豐羅博士師程時分教邑庠折節與交乙亥
上京師以試期不及遂入爲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
南郤其元戎文綺之贈又以閱士伍使福建一無毫髮之私

人皆稱其廉介其所至遇古跡名勝輒賦詠紀之累至數百篇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罕與可獨以君爲賢而爲延譽於公卿大夫間歲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擢翰林編脩未幾初與脩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大沐 恩賚陞脩撰旣又纂脩永樂太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公若思薦陞國子司業居官以禮自持以師道自任以勤率諸生每五鼓升堂講授終日危坐無怠容諸生皆敬畏而心服焉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洪熙紀元首膺勅命進階承德郎贈及考妣宣德丙午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三日設宴公堂君從容言笑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昇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

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崖墓若干卷配鄭氏封安人子男四人與弼與疇與年與性女二人長適應天府學教授孫曰讓次適豐城徐士英孫男三女七諸子奉匱歸葬崇仁邑治北二十里之左橋旣葬十有三年與性以明經領薦至京泣而告曰先君子務學篤行以古人自期而官止司業弗究所施年未及古稀不肖無似又不克致位通顯以光振先德惟先生於先君子同年登第又同日擢官翰林知之悉者莫先生若也表諸墓道傳示永矣亦莫若先生宜也不肖敢以請嗚呼君之孝友篤行出自天性清脩苦節至老弗替其爲詩文詞暢理明足追古作者第以不媚當道官太學幾二十年而不獲敘遷卒之日身無以爲殮家無以爲喪子孫無以爲衣食資而縉紳之流持平公論者莫不爲之

悼歎也然君之志雖不獲大伸於當時而能使天下之人信
君之德操者無間於貴賤傳誦君之文章者無間於遐邇視
彼之得志一時而泯沒於身後者豈不相去遠矣哉况君之
子若孫有志問學期乎顯榮昌大以慰君於地下者又有可
與歟姑立表以俟云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四

墓表

靜菴徐先生墓表

黃淮

先生諱培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人宋南渡後
有諱十一者為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為黃巖人先生之
曾祖也祖諱已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
父諱存翁仕元為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
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
學博才捷昆弟自相師友人稱為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
堅承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屩負笈從之游深有
所領悟遂贊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尚氣
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恒誦先天下之憂而

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言仕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蘊於是賴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董忙時受業于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教條為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共論治道時惟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頤問敷奏剴切灼中時宜

太祖高皇帝深喜得人 敕銓曹任同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

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為賓師多所造就會 朝廷選駢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為擇師而難其人爰 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

明如在鄉執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駢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慚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訛師道哉輒手引駢馬位使下然後為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為書貽之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畧綺統之習尚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獎論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荐登仕版初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氏當春暴雨齒堤為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為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况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

募貧人出力而餓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為勞民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為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為侍郎也首陳十事指切時要凡會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筮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廷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為尚寶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遇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闡耕稼逍遙林泉之下冀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鞠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得疾卒于旅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為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享壽六十有二冢子鏞扶櫬歸塋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銑鐸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金脊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俎間慷慨豁達肝膽相照酣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嗚呼

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致位通顯
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召釁終至於垂老客
死于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遼絕耶蓋其得也由乎已道之
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
焉淮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誘之日深弗克咨扣以卒所業
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不忘爰摭行業之顯著者表諸墓道
以慰遐思且以昭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先妣吳孺人墓版文

陳繼

先妣孺人姓吳氏諱靜貞家為廬江名門世以易經為家學
主試外藩科選者累世官貴金紫前後幾十人居同爨食外
內幾百人孝弟雍睦若漢萬石君家家素埒封產田連絡數
州頃集四千餘賑窮乏卹餽寡給贍流亡義聲為當時稱最

元貞間詔旌表之大父某蘄黃二州教授世父元舉文州同
知再遷禮部侍郎父元正早卒兄進學

國初監察御史母張氏孺人生法從家耳目濡染皆洽軌範
孝友仁恕若出天性也好經史探闇達奧義雅善琴能賦詩
尤精巧文繡幼而及笄庖廚之所未嘗有其跡侍婢數十人
未嘗見慢嬉情容歲大疫家死者過半乃徙姑蘇止松陵故
家名門交致行媒請為婚其姑之夫之父潘純子素曰衆莫
如陳氏故相國之後風儀著聲字秀援而賢也遂歸我先君
我先君早孤立已憲度受於祖妣碩人碩人宋相江文忠公
之孫執禮嚴密事為必求整時誦我祖考懋於學則道明安
於欲則心晦之言孺人聞之三復致深意其事碩人無毫髮
不悅其志碩人稱之曰吾婦真名門女也有姑三人將歸孺

人相先君治其事鉅細咸集不使動碩人心禮行送之及門
曰教有名言毋忽是後先君少負重名四方賢俊求納交者
過之座無虛席日為酒張筵飲之孺人執其勞怡怡如也先
君勇為義窮急困憚者歸之倒囊不足志孺人出裝資副之
歲不知其幾也先君志行高潔其期待已必欲倫於古之魁
偉之人仕為經歷濟南無一不義之物奉口體及卒惟有所
關之書二萬餘卷篋笥無所寶也遺孤繼才生十月三女長
者歲九碩人年老孺人在少艾姻族嗟無為謀孺人曰吾命
衰薄喪夫塞運集已然觀古傳史載列貞婦保孤嗣宗其道
烈烈者正吾今日之志吾幸有姑庇依忍安孱弱而墮先緒
也即謝膏沐絕容飾衣粗食糲宵晝紡績不知有寒暑操鉛
荷鋤與奴共力畦圃孺人曰吾姑素享華整食飲不苟易一

旦失子變味其將不堪每具食羞列柔嘉碩人甘之孺人意
始愜也孺人形勞日甚或勸曰女大贅婿扶家孺人曰未就
木畏禮勿犯家固不恤也繼稍長孺人教讀孝經教讀小學
論孟教讀詩傳日講發其義教為詩教操縵治音年十二遣
從故老碩德道遠以麥粃作餌俾擗之俟饑暮歸課所業檠
檠孤燈母子相依候不知夜之過半也教三女立行長適范
文正公宗孫昭次有歸歿次適貢元劉政政與昭皆早逝二
女秉志光振風節碩人年九十四而終初孺人喪我先君哭
之有時若敬姜哭碩人哀慟踰節目遂成疾孺人端凝慧達
臨事有明斷始先君在濟南孺人與俱
國令初新民俗未變郡長迂懦大將出師臨境需用百出先
君晝夜應事孺人裨助籌畫不失機宜先君處之裕如政令

章著也孺人持已待人忠敬醇一母祭祀必繫養供俎實齋
沐承事翼翼盡誠孝雖年老終歲未嘗近外庭姻戚若不與
女游者然士齒賄遺而禮厚獨先也繼配簪纓故家金氏女
孺人臨教甚恩採摭經傳為女範者數十條授之俾習為規
撫教諸孫尤篤曰痛若翁不及見汝曹成也孺人之德宗姻
享年八十有一十月十一日卒明年十月二十日葬吳縣薦
福山之茶塢孫男五人宗配陸氏寃配施氏宏配王氏宣配
郭氏完少女一人歸謝璜曾孫男傳儀仁女二人其與婚者
皆有名放嗚呼我先妣孺人之歿也繼鬼隕心喪不能自生痛
念大德昭播當世無文示後以告子孫不孝之罪深酷也忍
死以述聞見者勒諸堅珉而翰林侍讀沈公題曰

皇明節婦吳孺人之墓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梁清

王氏二良墓表

義烏王氏兄弟二人長叔盛次叔雍皆有美行而不得其壽
以卒又皆在京師既返墓其弟耘以予嘗與其父博士君
善也以其所自爲牘及銘走書京師求表其墓且曰二兄有
老母髮種種狀有子皆幼弱今其墓壘壘並在一原上過者
無不流涕為王氏悲哀此二人幸先生屢貽一言非直以著
不朽庶幾老母弱子望之以掩其哀也予悲二子有可哀者
按其狀叔盛諱其自少讀書穎悟絕人既長機敏好謀畫慨
然有遠志然與人交恭謹退下恂恂然人遇之非禮弗較也
應門禡侮公私百端酌接謹密有敗事故起家至多貲甲
於鄉間卒年三十八叔雍諱某氣和色夷通敏秀朗讀書目

數千百言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擇友而交過勝已者心思與之齊乃已常一至成均就其從叔博士君學見者莫不敬愛卒年三十一二人之志雖少異而敬身接物皆同至於事母盡其孝處兄弟盡其愛又二人天性然也於乎二人同出於王氏同不得壽以卒卒之時又同蓋永樂二年夏春間相先後十日耳夫古今才不多見况並出一門世所謂機雲二患者二子於此豈異乎哉昔人有所謂三良者予於二子亦謂之二良乎是可為王氏痛也王氏自五代時有節度使諱彥超者由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望族元石碑書院山長諱炎澤者其高祖也曾祖良常山儒學教諭祖裕考綸皆隱德弗耀

國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總裁諱禕者則其從祖也夫

上以承其先者二子之志為無忝矣則於壽夭又何足較哉書以碣之以徵夫來者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彭氏義阡者葬彭氏之凡於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並起椎埋剽竊之徒亦相扇為亂龍泉羅邦其一也彭氏居邑之零溪世為仕族于時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畧卓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叅政全普庵檄里閭分省于贛命張萬戶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巡檢叅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癸巳春城中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殿舟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饑困不能支勢且北文

遠使徒弟大遠馳騎請兵于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
稍入賊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攢槊向之文遠創重遂
被擒大遠走告吉安總管為移檄泰和同知楊某使以兵復
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涉南洲河會風雨大作
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躡之遂擒文遠兄弟同日
死於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志憤彭氏倡義圖已其
兄弟子姪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
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人我

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削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屬之存
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蓋詩書禮義之澤未文
也然其老長間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未嘗不慨嘆文遠兄
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於其難者之無辜而皆不能歸

葬或無以嗣其後蓋盡然傷之疑文遠之再從曾孫項城今
仲恭甫之賢子也聞諸老長而有慨於其心乃即雩溪大塘
口之原開兆域營冢壙倣禮各爲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
日招其魂而葬焉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畝以供歲時祭祀
曰死者有知庶幾能安於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姦
宄縱恣善柔多墮於非命有能奮勵以討賊而舍生取義如
文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興哀於既
久之後而爲之歸使祭奠有所如寔者亦少矣然則彭氏其
誠能篤於義哉是皆可表也寔來京師因其姊督督府經歷
項斐求予言欲爲之書屢歸而刻諸石凡葬者之名諱次第
則備載于碑陰

劉子欽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戌十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欽以疾卒于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孤本祐公于金牛臺先塋之次旣求郡守張侯瑄爲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謁予文以表于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于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州之永豐霸上又自霸上徙吉水之常海故今爲吉水人公諱敬字以行會祖考學翁仕元爲恒山知縣祖考奇登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國朝以薦起爲起居注遷湖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母曾氏昆第三人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覃經傳領額不少休落筆爲文動有思致濟輩推服郡守朱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合試羣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獎異聲稱出等夷益刻苦自勵求

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二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登曾棨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日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燕閒之頃

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勵而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

上作新人材以大興文治士君子曠世奇遇交口歎鑑不置公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堂無恙迎至祿養于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事執喪盡禮服除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

上慎刑辟以重惜民命乃簡授刑剖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

多所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冤亡何累坐謫戍廣西南丹因
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穫之態人用高之

仁宗昭皇帝嗣位

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戎伍者舉任教官察時爲翰林學
士以公應

詔起爲臨江新淦縣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攷
福建湖廣應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
仕以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密庵人因以爲
別號遠近學者聞之欵門而問業者麋至公之教人因其材
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授其教若工部尚書文襄
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叙太常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
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

者不可遽數常時足跡未嘗入公府惟事干政體及表賢屬
俗即入言之守貳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
應之不倦人遂所欲而去曠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故舊友
門尊酒相歡意豁如也卒前一日出應賓客笑語如平時是
夕漏下四鼓奄然而逝生以洪武戊申十月四日壽八十有
八元配曾氏繼配羅氏王氏張氏皆踐婦職以順承公志子
男一人本也女二人以妻曾希益周啓孫男三人女三人皆
幼於呼予與公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
朝老而先後謝事以歸慨念江鄉耆舊凋落殆盡思欲追往
時會聚之樂邈不可得冀天於予二者少假以年得從公
於青原白鷺間嘯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棄我而逝哀
豈能忘於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於用世以達其

志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歿而無傳於後其何以爲爲善者之勸用列述公之材志學行俾刻諸宰上之石非惟憫公於地下永昭示於後之人焉

祝先生墓表

周叙

括蒼祝先生旣卒之二十年其門人鎮江儒學訓導潘君華具行實造叙述求表諸墓今刑部侍郎薛君希璉前爲監察御史時亦數以爲言蓋皆以其仲子濛之請也叙永樂甲午先生主試秋闈所取士且素與先君子職方府君厚善其謝事不能忘情則墓上之文何敢辭按狀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居官橋里世有衣纓曾祖某祖亮元處州路

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淳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志學盡讀諸經旁及子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太史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郁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携資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癟大作死者相枕籍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旣歿先生爲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遘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替賴籲天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預治喪具建夜將半翁忽大呼曰金何在於是絕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寃恤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旣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名醫乃調膳餚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歿哀毀逾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

日強之食乃啜粥治喪不用浮屠塋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苦塊三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蓋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畧無難色鄉有豪橫恒假虛詞肆誣構者先生正言反覆導喻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孝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被徵仲氏應 詔授泰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已卯郡守劉仲廉邑今周又玄屢造謁其門強先生分教麗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周今特爲構樓一區處之環樓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矩度勤誨訓解惑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出盛於昔

時 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漏不可居先生脩葺廢墜教育之方視麗水益加永樂辛丑滿考乞致仕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每賓興之歲蒲方爭聘爲考試官所歷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尤盛平生教學者以持敬爲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宗戚相過者未嘗以耄疾辭所著詩文有聆癡等集若干卷皆溫淳雅正類其爲人其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三日卒於永樂癸卯二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歲十二月庚辰塋鄉之良山祔祖塋也配包氏元封上黨郡侯岐山之女有婦德先君十年卒子男三人漢濛淵孫男六東楠柴芬棉桐曾孫男六端淡璧休二幼未名於乎孝百行之本敬德之聚也先生學

行卓卓皆足爲世儀範孰非事親之孝持身之敬之所推乎
其學信有源委哉且潘君之属予言也惓惓至十數往返不
厭其篤於師若此亦足以知先生之教矣是皆在所當書者
遂次第之如右俾歸遺其子刻之以識永矣焉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袁公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用於世者有見用於世
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
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
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忠徹別號靜思前人
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
家於鄞六世祖芳爲吉州泰和今高祖鏞咸淳進士爲宋死
節曾祖澤民養道不仕祖士元爲元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父

珙 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恭
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讀書強記童仰時已能詩文凡名
士鉅儒一見知爲大器太常君精於風鑑公得其傳

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相大喜嘗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

高廟崩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

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
奉命纂入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

文廟入正大統首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丞且曰忠
微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

陛下當畏天脩德偃武崇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撙節財用

明慎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竝賜嘉納尋
知公在戎籍卽令兵部蠲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
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忘庚
申改中書舍人己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旣至日與大議復遣
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尋密遣公乘傳
看楚王子重瞳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優養
遣還公扈從北征旣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
遠陳懋柳升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吳中呂震
李慶方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贈壅加厚公奔
喪葬畢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

刺乙未夏
上謂公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讀丙申春秋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卽日召吏部贈其父官賜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莫與爲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路

上不從洎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兵者得利已而捷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仁廟登極待之尤厚賜誥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宣廟嗣位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詔以從

子代還襄事一日見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內果有報漢王反狀者
公扈從往征之既還受賚彌厚甲寅春得展祭之請乙卯春
今

上嗣位公入朝已未夏懇乞致政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
餞都門外公之術奇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謙論則人不及知者甚多如終
大孝之情而慎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贍其取給乞賜孔氏
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
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遘
疾顧其子曰死生常理吾何憾惟信誠忠厚可以立身汝宜
勉之屏藥端坐而終公生于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于天

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娶邊氏累封宜人先公二年
卒子男二長應麟早歿次應驥鴻臚寺序班女七長適奉寧
侯子陳鏞次適都轉鹽運使金達次適光祿寺卿子井醴次
適寧波衛指揮萬全次適行人司副金亮次適昌國衛指揮
武銛次適王迥孫男女各二應驥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與宜
人合葬于前黎山之側前期奉狀以治命來請表其墓公爲
人慷慨有大志不隨流俗正諭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
洞見肺腑不立町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傾囊不惜理有不
直者面折不少借其致政也聞

朝廷出令之善用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憂
形於色此其爲人也特風鑒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鳳池吟藁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四



第35800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ニ

19

5.

